

特邀主持



赵翼如  
资深编辑、记者。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，一级作家。著有《倾斜的风景》《有一种毒药叫“成功”》等，曾获冰心散文奖。

## 入侵

我在一个普通饭店遭遇尴尬：菜单，得在微信里点，而我忘带手机。换邻家餐厅，同样被告知先上网……食客皆在刷微信，甚至见有筷子伸向手机，显然将此误作菜盘了。

只好逃进超市买菜，谁知收银员也说“欢迎扫一扫”（二维码）。我自嘲被淘汰到家啦。

网络已入侵到饭桌上，自己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变数吗？

和从前不一样的日子，确实呈现了。虚拟世界的惯性，把现实生活冲得稀里哗啦。摇滚中，哪里插得进行板。不刷新似乎就遭out。思维须适应这一现实，从现在开始。

本期《行者》，有画家宋玉麟的忆旧，有作家徐小斌、诗人雷平阳的“逆旅”——用不一样的眼光，打开另一种通道。

## 毕加索：创造与毁灭的暴君

文/徐小斌

“创造”是毕加索生命的关键词之一。在他数以万计的作品中，有油画、素描、雕塑、版画甚至陶艺——他有着一般画家不具备的传奇性和巫师般的魅力。

中国人常常讲到“童子功”。的确，一个人的天赋强于一百种后天手段，爱因斯坦的名言“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和百分之一的天赋”后边还有一句“起决定性作用的恰恰是这百分之一的天赋”。毕加索就是这样的天才儿童。

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小毕加索就会用画画来表达自己的要求。他想吃西班牙甜热饼就会画一个螺旋形，四岁时他就能神奇地画出花朵和他想象中的奇奇怪怪的动物，然后做成剪纸贴在墙上。

毕加索在回忆中说：“真的很奇怪，我从来不画那些稚气的画，哪怕是我小的时候。”他的第一幅画的是马拉加港和灯塔。而他的第一幅油画作品画的是一个斗牛士，那是在1889年，毕加索时年8岁。

十四岁的毕加索内心经历过一件非常神秘的事：他爱的小妹妹生

病危在旦夕，他悄悄地向上帝祈祷，如果可以拯救妹妹，他宁愿上帝收回自己的绘画天赋，终身不再作画。之后毕加索就陷入了两难境地：一方面他希望妹妹好转，但另一方面他希望他的绘画天赋还在。后来妹妹真的死了，毕加索就认定上帝是个魔鬼，同时他又暗中觉得是因为自己的犹豫才导致妹妹的死亡。少年的他便有了双重人格，既怀着巨大的负疚感，又同时相信自己有操控的神秘能量。后来他认为上帝决定用妹妹的死来促成他成为伟大画家，于是他决定听从冥冥之中上天的召唤。

毕加索8岁完成第一幅油画作品。16岁，油画《科学与慈善》获得马德里全国美展荣誉奖。他的画作经历过蓝色时期、玫瑰色时期、立体主义时期、古典主义时期、超现实主义时期、蜕变时期以及田园时期。他在1905年创作的《拿烟斗的男孩》被约翰·海惠特尼女士以3万美元重金购得；最后在伦敦举行的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.04亿美元的天价被德国的格奥尔格先生收藏，这

个纪录，一直保持到2006年才被打破。

毕加索一直看重大众的接受度与评价。尽管他真正想要的是惊世骇俗。“我从没想过给‘快乐的少数派’画画，我总认为绘画要让那些哪怕不懂欣赏的人也能被唤醒些什么。就好像莫里哀的作品，既能让那些文化阶层会心而笑，也能让那些不甚了了者乐不可支……”

诚如亨利·詹姆斯所言：“一件闪闪发光而坚硬的珠宝……而此时所见的光辉一面，彼时却深不见底。”毕加索是天才又是暴君。他对绘画、对女人、对理想充满热情，但同时又是无力去爱的人，他是创造者又是毁灭者。他曾经说过：“我想，我到死都没有得到过真正的爱情。”

毕加索生命的另一个关键词是“毁灭”。实际上，毕加索创造性与毁灭性的挣扎正是他生活的核心。作为创造者，他给整个人类文明史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而他作为毁灭者的一面却鲜为人知。他的结发妻子精神失常；第二个妻子、孙子、多年的情人先后自杀身亡；《格

尼卡》时期的情人、艺术伴侣朵拉·玛尔精神崩溃——这些仅仅是他毁灭性人格造成的悲剧的小小插曲。他的传记作者曾踏遍他生活过的地方采访他生活的见证者，结论令这位作者惊诧不已：原来，伟大的毕加索有如此暗黑的一面。而他的情人、唯一弃他而去的弗朗索瓦所作《巨匠与情人》，更是令人跌破眼镜——弗朗索瓦的实话实说令毕加索大怒，从此与她恩断义绝。那个曾令六十二岁的毕加索心旌摇动、亲自为她打伞的美丽姑娘，会如此勇敢地披露一位世界级大师的真实面目。

毕加索的悲剧性格在于，在艺术中崇尚毁灭的同时，在生活中也进行无情的毁灭。毕加索说：“一幅好油画，就得有把锋利的画刀，一段好姻缘亦是如此。”

这是创造与毁灭并存的暴君，或许真正的天才都是如此，他们内心的光明与暗黑都如此强烈，正是这样强烈的冲突与误差，才能产生出巨大的创造力？■



沙丘曲线  
摄/田必勇

## 诗人的天职

文/雷平阳

对我而言，写诗不是为了获奖，但能以诗歌的名义来到领奖台上，我内心的喜悦胜过了我外表的虚伪与沉默。

做一个活力四射的诗人有多么艰难。他得在自己忍受疼痛折磨的躯壳中，暗藏一个有良心的诗人，同时还得扮演病夫、庸医、警察、新闻记者、美学教授、法官和行刑队队员的角色，最为重要的是，他还得给人们带来光明、温暖、真理和敬畏，还得唤起普罗大众歌唱和追求自由与尊严的欲望。

这个担子不轻，这个担子足以让胆小鬼望而却步。

为什么要让心里只有秦淮河和

终南山的诗人去承担这样的使命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
我认为，诗人应该出现在教堂、寺庙、春天和埋葬英雄的荒野上，应该给大家谱写小夜曲、婚礼进行曲和安魂曲，他应该百无一用，应该在万丈红尘中迷失自己，应该不与话语霸权讨价还价，应该像白云一样在天空里自由地散步。

他应该有太多太多的应该，应该牡丹花下死，应该手无寸铁，应该不要江山要美人，应该自己把自己折磨至死而不是接受肉身的凌迟和精神的羞辱。

“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上扬州”，十万贯银钱装在身上，证明自己发

财了，骑鹤，骑着一只白鹤，证明自己得道了，去扬州干什么，去享受人间无边无际的皮肉之乐。

诗人的梦想没人会反对，可现实生活当中，最先站出来反对诗人的，就是诗人。

石头城下水淙淙，西望江关合抱龙。六代萧条黄叶寺，五更风雨白门钟。凤凰已去台边树，燕子仍飞江上峰。怀土当年谁敢盗，一朝伐尽孝陵松。

这是明末清初，江南丛林领袖中峰苍雪写下的诗篇《金陵怀古》。

中峰苍雪是从林领袖，也是诗人。

我已经厌倦了所谓象牙塔里的写作，一直在对无关痛痒的文字投上反对票，江南本是烟花地，同时也是埋葬江东豪杰的沙场，它埋柳永，也埋一去不回的项羽。在我的心中，他们都是诗人，都是用热血写诗最终把热血用尽的诗人。

我崇敬苍雪，也崇敬项羽和柳永，但今天我只想写，当诗歌的桂冠戴在自己的头上，扬子江头，金陵城下，且让我们毫不妥协地诉世界，诗歌的血是红的，诗人并没有堕落。■

赵翼如

《行者》文学周刊，每周一见报（4个版）。期待您品读之后的“回声”，并欢迎投稿。  
邮箱：xdcbxingzhe@126.com

《行者》刊登的稿件，江苏省内媒体严禁转载；省外媒体如需转载，需经本报同意，并在刊登时注明出处。